



爱的表达

□余佳柔

最近接连降温,出门时总觉得扑面而来的风带着潮气,钻进衣领时更是沁人的凉。那天走在通往教学楼的路上,我下意识地裹紧羽绒服,突然觉得或许该给家里打个电话了,问问那里的天气好不好。

于是下课后,我拨通了母亲的手机号码。电话接通后,熟悉的声音传来:“怎么这会儿打电话?我看天气预报降温了,你有没有多穿衣服?”我听后愣了愣,原本准备说出口的一堆话,到嘴边又变成简单的一句:“我挺好的,你们也要注意保暖。”妈妈听后笑着连声说好,平时不爱唠叨的她,这次却念叨起家里地里的萝卜采收了,她过几天打算晒些萝卜干,等下次舅舅来泉州办事就能捎些给我尝尝。接着又提起新买了一床厚被子,等我寒假回去就可以用上,盖着一定很暖和。说着说着,母

亲又担心我不好好吃饭,提醒说不要怕冷就不去食堂,别随便吃零食应付三餐。我一一应着,听着母亲的声音,身上的寒意似乎都淡了些。

电话挂断前,母亲又叮嘱一句:“记得常给家里打电话。”我这才发现自己确实很少往家里打电话,这是我来泉州读书的第三个冬天,这座城市早已不再陌生,我不像初到那时那样想家了,也渐渐减少了与父母通话的次数。有时想要拨打电话,可转念一想又会放下手机,不是觉得父母在忙农活,怕耽误他们的时间,就是觉得不知开口后该说些什么。好像随着年龄增长,我愈加将对父母的思念藏得严严实实,对他们的爱羞于表达,很多话都不愿说出口。

挂了电话,我又想起大一那年的冬天,一次突如其来的降温让我发起高烧,

被舍友送到医院打点滴时,我忍不住给家里打去电话,父母没有多问,只是说了句“我们马上过去”,便匆匆挂了电话。等我隔天醒来,发现父母已经出现在床边,听舍友说才知他们夜里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,得知我已经回宿舍,又赶去校外租了民宿,在那里的小厨房熬了粥,一早便带着保温桶来宿舍守着。那次,父母在泉州待了三天,每天都换着花样给我做营养餐,他们没说太多的话,却把所有关心都藏在行动里。

其实,我们一家人都不善言辞。记得小时候我闯了祸,父亲只会认真跟我讲几句道理,随后便默默去收拾残局。母亲的话也不多,却总给我做我爱吃的菜,也常在夜里悄悄进屋帮我掖好被角。我上大学后每次通电话,父母跟我聊的话题一向离

不开学习和饮食,思念和牵挂却鲜少提及。每次离开家,父亲都要抽出时间送我去车站,直到检票闸口,他才将行李箱递过来。可分别时他只会留下一句“路上小心”,而我明明心里舍不得,最后也仅是挥挥手,说再见后就沉默地望着父亲的身影远去。

我曾觉得有些话不说也没关系,父母会懂我的心意,可电话里母亲的念叨和那些以前被我忽略的日常,却渐渐让我明白表达爱意是不必等待的。一句简短的问候,一次主动的联络,都是一种爱的表达,我想自己以后应该多给家里打电话,不必找什么特别的理由,说说天气,聊聊近况,让父母知道我一切都好,也让他们有机会把心里的想念说出来。

(作者系仰恩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2023级学生)

家乡的冬色

□阳卫民

说起家乡,有的人会提起风光秀美的景色,有的人会想起久负盛名的古迹。而我常说起的却是家乡初冬的景色,因为它更令人印象深刻。

这个季节来我的家乡,拂面的风不似海风那般潮湿,吹在身上带点凉意却不刺骨,拂过脸颊时又能让人顿感清醒。这样的风掠过湖面,会搅起阵阵涟漪,阳光照在上面,犹如撒了一把碎银。等风吹回城中,很快“唤醒”了满街的银杏树。树上早前还带着点青黄的叶片,仿佛一夜之间都换上金黄色的装扮,在阳光映衬下好似薄薄

异木棉相伴,我的家乡更多见的是大片黄色的野菊。这些花总是顺着田埂铺展开,远看好像撒了满地的小金子。走近时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,偶尔还有蜂蝶停在花瓣上小憩。再往山里走,一树树的红色枫叶挤挤挨挨,风过时仿佛掀起红色的浪花,漫山遍野的紅葉与深绿的松柏相映成趣,如同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,让人一刻都移不开眼。

初冬的阳光晒在身上不燥不热,也让放养的牛羊可以自在觅食。它们三三两两地甩着尾巴啃着还未枯萎的草,偶尔抬头叫两声,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里总能传得很远。想起没离开家的冬日,我和哥哥经常跟着父母去果园收果子,这时做的是收尾的活,需要采摘树枝上晚熟的果子。我们

哥俩拎着篮子,手里握着小刀,根据父亲教的方法,伸出手指勾住果柄,再用刀子一划,果子随即就稳稳落入手中。等篮子装满果子,哥哥会从里头挑出一颗大的让我尝尝味道,而我把果子擦干净后又会将它递到哥哥嘴边,说让他吃第一口。等忙完了,我们一家人便坐在果园的小山坡前,啃着脆甜的果子,看夕阳把云彩染成橘红色。如今再想起那个场景,我们觉得仿佛发生在昨天,只是时光走得太快,香甜的果子、夕阳下的笑声,都被收进了记忆里。

家乡的初冬从不是萧瑟的,它有清风拂柳的温柔,也有银杏披金的绚烂,还有野菊缀田的雅致和红梅燃山的热烈,更有家人相伴的温情。它就像一本翻不完的



书,每一页都写着让人眷恋的故事。每次想起,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,或许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,是无论走多远,都想回去再看一看的风景。

(作者系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专业2024级学生)



冬天的滋味

□陈雅凤

小雪时节的昼夜温差大,早晨醒来常能看见玻璃窗上凝着一层薄雾。将它抹开,又会瞧见奶奶摆在阳台晾晒的蔬菜,她总说有些菜“染”上霜,滋味才甜。

每年冬日奶奶放在阳台的蔬菜种类不少,有芥菜、大白菜、卷心菜和白萝卜。当中数量最多的是大白菜,一颗颗码放整齐,看起来就像一排小士兵。奶奶说这叫“囤冬菜”,因为以前家里没有冰箱,把蔬菜放在户外可以借由低温保存,平时需要时再取用,味道不比新鲜采收的差。

每到这个季节,王爷爷一大早便会来我家楼下支起糖炒栗子的小摊。那口用了多年的铁锅在晨光里泛着亮光,他挥着长柄铲子翻炒锅里的沙子和板栗,不一会儿,甜香味就飘散开,勾得人直咽口水。有时出门时锅里的板栗还没炒好,见我有些失望,王爷爷会乐呵呵地说:“给你留一份,等会儿让你家里人取走,放学回家就能吃到了。”

傍晚时分,厨房腾起白雾,是奶奶在忙着包饺子。我做完作业,也会洗干净手凑过去帮忙。此时案板上已经摆着两盘调好的饺子馅,一盘是剁碎的白菜猪肉,油汪汪的,另一盘是炒熟的鸡蛋韭菜馅,还冒着热气。奶奶正忙着擀皮,面团在她手里转着圈,转眼间就变成又圆又薄的饺子皮。我学着她的动作,可擀出来的皮不是一边厚一边薄,就是歪歪扭扭的形状,好不容易擀出一块像样的饺子皮,舀一大勺



馅放进去,捏边的时候,馅又从缝里“跑”出来。奶奶见了便停下手里的活,帮我处理露馅的饺子,还会打趣说:“冬天的饺子可得包紧,不然会漏风‘着凉’。”

包好的饺子在锅里翻滚,我先拿王爷爷做的糖炒栗子垫垫肚子。炒过的板栗外壳酥脆,用两根手指轻轻一捏,金黄的栗肉就露出来了,咬一口又甜又糯,那滋味在嘴里化开,很快又顺着喉咙溜进肚子里。半袋板栗下肚,饺子也煮熟了,一大盘端上桌,奶奶立马招呼大家来吃,还说冷天吃顿饺子,耳朵才不怕冻掉了。

与家人一起包的饺子,王爷爷留的炒栗子,还有摆在阳台的“冬菜”,这些看似平常的食物凑在一起,其实就是独属于冬天的滋味啊。

(作者系安溪县铭选中学初三年学生)

小区里的“怪”爷爷

□郑颖滢

我住的小区里有一位老爷爷,他的个子不高,经常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。虽然已过七旬,脸上也爬满了皱纹,但他看起来总是精神抖擞。

不过,小区里的不少住户都说老爷爷很怪。因为他喜欢做别人眼里的“闲事”,比如看见乱摆的自行车,他会动手将它们排好队;瞧见垃圾桶外有垃圾,他就走过去捡起来;下雨天宁可淋成“落汤鸡”,他也要把凸起的井盖搬回原位;发现小区花园的花草枯萎了,他便买花肥去“抢救”。每次有人劝说他少操心这些事,老爷爷只是摸摸胡子,笑着说:“反正闲着,多做点实事,心里更踏实。”

之前附近的广场放映露天电影,我偷偷溜出门去看。等散场时才发现夜色已深,身边没有爸妈相伴,回家的路上又空无一人,我只得硬着头皮,快步往小区的方向走。谁知小区外的路灯坏了,只有洒落

的月光充当照明,一阵风出来,路边的大树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,吓得我只得闭着眼拼命往前跑,怎料没跑几步,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,脚腕传来钻心般的疼,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

正当我不知该怎么办时,一束光照亮前路,抬头一看,是那位老爷爷。见我趴在地上,老爷爷赶紧走过来,听说是摔倒了,他又蹲下检查我的膝盖,嘴里还念叨着:“哎哟,都磨破皮了。”说完,他又像变魔术似的掏出一张创可贴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贴在我的伤口上。

“来,我带你回家。”老爷爷说完伸手扶我起身,然后一手拿着手电筒,另一只手稳稳搀着我的胳膊。一路上,他配合着我的步伐走得很慢,不时还出声提醒:“抓紧我的手,可别再摔着。”那一刻,我觉得老爷爷一点都不怪,反而感觉他如同家人般亲切。

后来老爷爷不仅催物业修好了小区外的路灯,还经常拿着手电筒在小区里“巡逻”,不时提醒玩耍的孩子们注意安全,也帮晚归的住户照路。我想生活中正是有像老爷爷这样“爱管闲事”的人,才让我们的生活添了许多温暖,小区也成了更有人情味、更让人安心的地方。

(作者系永春县第二中学初二年学生)

吃青菜

女儿不爱吃青菜,这天吃饭时,妈妈又劝说:“你要多吃青菜,个子才能长得高啊。”女儿听后立刻反驳道:“可你看这些青菜还没我长得高呢!”

问老师

爸爸: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,不懂的地方要去问老师。”

儿子:“我问过了,但是老师不肯说。”

爸爸:“你什么时候问的?”

儿子:“考试的时候。”

遗传

甲:“你的卷发真好看。”

乙:“天生的,遗传了我爸的自然卷。”

甲:“我记得你爸一直是光头造型,怎么留长呢,做个发型肯定好看。”

乙:“没办法,他把头发遗传给我后就不再长了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我是小·园丁

□魏嘉怡

夕阳余晖洒向大地,一朵朵鲜花随风摇摆。此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花圃中,那个人就是我——用心照料花朵的“小园丁”。

上幼儿园时,我经常跟着奶奶在家里的天台侍弄花草。久而久之,我渐渐摸清了土壤的干湿“习性”,还掌握了不少花草的种植方法。见我喜欢花,奶奶便将院子里的一小块空地收拾出来,让我种上喜欢的花卉。

最初我挑了向日葵的种子,播种前还特地拿小铁铲翻松泥土。这是奶奶教的种花技巧,她说这个步骤不可马虎,如果土压得太实,水渗不进去,种子就无法发芽。但土太松也不行,因为种子吸收太多水分

会容易发霉。翻土后要在地里挖出一些小坑,把种子埋进去,接着再覆上一层薄土。我每天按时去地里浇水、施肥,播下的种子陆续冒出嫩绿的小芽,很快又拔高、长叶,不久后终于长出了花苞。

可好景不长,向日葵开花后没多久,枝叶突然开始枯萎,不少叶子变成棕黄色,花盆也耷拉着,没了生气。我见了心急如焚,不知问题出在哪里,赶紧跑去求助奶奶。她走进花圃一瞧,很快找到原因,原来是花圃一侧没有充足的光照,加上那几天风大,花儿就焉了。我恍然大悟,随后听奶奶的建议,将几株向日葵连根带土移植到盆里,再挪到阳光充足且避风的地方。果然没过几天,那些向日葵重新挺直了茎

秆,还抽出了新叶。

后来,我还尝试种三角梅。本以为要等来年才能看到成果,没想到今年入冬后,三角梅竞相绽放了,我赶紧拿竹竿搭了一个简易支架,让那些花朵可以顺着支架蜿蜒向上攀爬。一段时间过去,花圃中出现了个硕大的花团,平时有人来家里做客,一进院子就会忍不住感叹一句:“这三角梅真漂亮啊。”听见客人问这花是谁种的,我定是骄傲地抬起头,得意地大声回答:“是我种的!”每次看着开得灿烂的花儿,听见大人们的夸奖,我的心里就像吃了蜜般甜滋滋的。

(作者系泉州市通政小学六年级学生)

“妈妈牌”毛衣

□洪运昌

入冬后,妈妈没有像往年那样网购毛衣,而是认真在各大购物平台挑选羊毛线。只是挑了好几天,一直没能选到合适的颜色。

“要不还是直接买一件成衣吧?”听

完爸爸提出的建议,妈妈却摇摇头,坚持说要自己动手织。我好奇地凑过去问:“妈妈,怎么突然想织毛衣了?”妈妈笑着说:“因为答应你的事一直没做到,今年要抓紧完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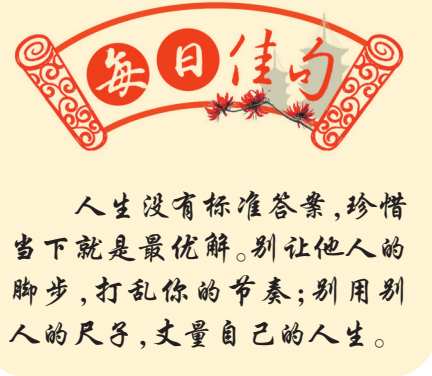
见我想不起来,妈妈起身回房间翻出一件旧羊毛衣,递给我后问:“还记得这件衣服吗?”我拿起那件粉红色毛衣左看右瞧,想起它的确是刚上小学时常穿的衣服,记得当时老师和同学见了都夸它好看,有的同学还追问衣服哪里买的,也想拥有一件同款。后来这件毛衣穿不下了,见我不开心,妈妈便许诺说:“等到同样的羊毛线,我再给你织一件。”

不像我早已忘记了这事,妈妈一直记在心里,总想着找机会兑现承

诺。又过了几天,终于买到合适羊毛线的妈妈,一有空便会坐下来织毛衣,她的性子急,恨不得一天就能织好一件毛衣。可是哪有那么容易,毕竟妈妈许久没做过手工活,针法生疏不少,经常织错了拆、拆了又织,十分费时费功夫。我劝她别织了,买件现成的就行。妈妈不同意,又说成衣哪里有自己一针一线织出来的好。

忙活了大半个月,妈妈终于织好毛衣,将它往身上一套,我觉得就像裹着阳光,暖乎乎的,舒服极了。听妈妈问衣服合身吗,我使劲点头,心想这“妈妈牌”毛衣当然比店里买的暖多了,因为里面藏着妈妈满满的心意。

(作者系南安市石井镇景江小学六年级学生)



人生没有标准答案,珍惜当下就是最优解。别让他人的脚步,打乱你的节奏;别用别人的尺子,丈量自己的人生。



这天中午,我蹲在门口吃饭,一不小心摔了几粒米在地上,很快引来一只“侦察兵”蚂蚁。只见它一会儿用触角顶,一会儿用脚推,忙活半天,却只稍微挪动了一粒米。“哎,蚂蚁的力气太小了。”我自言自语道,看着那只蚂蚁离开,我猜它应该是放弃了。谁知没过多久,那只蚂蚁去而复返,身后还跟着一群伙伴,原来它是回去“搬救兵”了。

正当我好奇这十多只蚂蚁真能带走米粒吗?低头一瞧,这群蚂蚁已经围在一起合力将米粒往前挪动。它们有的顶、有的推,劲儿都往一处使,配合十分默契。不知不觉间,米粒的移动速度居然变快了,我猜比蚂蚁身体大好多倍的米粒,很快就能抵达蚁穴,让蚂蚁们饱餐一顿。想到这里,我不再觉得蚂蚁的力量小,也明白了“团结起来力量大”的真正含义。

——《团结就是力量》(罗锦鸿,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三年级)

我家犹如一个小小的“动物园”。我是活泼的“小猴子”,妹妹们是可爱的“小绵羊”,爸爸是勤劳的“大黄牛”,妈妈则是威风的“大老虎”。我为什么像小猴子呢?因为我经常坐不住,喜欢在屋里到处溜达,动作也很敏捷,尤其是打开柜子取零食的速度一向很快,妈妈总说我是“一只‘小皮猴’”。两位妹妹都很文静,她们平时喜欢坐着看书,不吵不闹的样子犹如安静吃草的小绵羊。

爸爸工作很辛苦,每天都早出晚归。可每次我问爸爸累不累时,他总说一点也不累,还打趣说自己是“大力士”,干活活很轻松。但我知道爸爸就像任劳任怨的大黄牛,他一直在默默付出,想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为什么说妈妈是“大老虎”呢?因为有时我犯了错误,一向温柔的妈妈会皱起眉头,严肃地批评我,那表情如同大老虎在“发威”。

——《小小“动物园”》(李亚桐,安溪县第八小学四年级)